

红尘滚滚移民爱恨交织多伦多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
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08/2021_2022__E7_BA_A2_E5_B0_98_E6_BB_9A_E6_c107_208166.htm “为什么要融入你的社会？”从安大略湖的中心岛看市中心，多伦多就像一片从碧蓝的湖水里长出的森林。多伦多，漂浮在湖上。李小平就住在沿湖而建的QWE高速公路旁的一处居民区里。他洗手间的镜子前，贴着一句格言：The biggest limitation is in yourself.这句话来自电影《泰坦尼号克》的导演JamesCameron，他是一名来自尼亚加拉瀑布附近的加拿大人。李小平认为自己不算个新移民。“新移民来加拿大有很强的社会地位反差感。许多人出来之前，都有一定的成就，收入也不差，他们的自信心也提高了。当时我出来时，觉得自己像个乡巴佬，我在中国，从来没有见过有地毯的房间。”1988年他出国时，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。“我刚到加拿大，对西方充满了崇拜。西方人多文明，到多伦多大学化学系报到时，每个走在前面的人，都会拿着门把手等着我。他们的礼节那么周到，这里不仅有物质文明，还有精神文明。我当时特别想融入，也下决心融入这个社会。”于是他对英文戏剧表演开始着迷，他从一个加拿大剧作家关于中国的戏剧演起，他扮“文革”时中国农村里的一个农民。李小平毕业后，进入多伦多市政府从事技术工作，“我的上司是一个韩国人，我还记得他叫PeterHo。他告诉我说，你不应该留下来，你应该回国去”。当时韩国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，发展特别快。这位韩国人说他现在回去来不及了，别人在韩国什么都做好了。他在部门里做了很长时间的主管，很想往上爬，但爬不上去，他

上面的全是白人。“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英语口语很重。”李小平说。“我一度产生了点逆反精神，为什么我要融入你的社会，你不承认我，我也不承认你。”后来李小平逐渐认识到，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，尽管英裔的白人占了主导地位，但是拼命地想融入一个英裔白人社会，可能偏离了真正的主流。如果自己有本事，自己就是主流的一部分。“我干得好，别人会来接近我，想融入我。自从我开了一个公司以后，这种感觉更加强了。”他的雇员里，曾有获得过加拿大电影全国奖提名的影员。李小平后来来到一家瑞士的大制药公司工作，他还成了公司的重点培养对象，被送去参加著名的卡内基管理培训（DaleCarnegieCourse）。这是无数留学生和新移民梦寐以求的归宿。但此时他已彻底厌倦了化学，离开了这家公司。两年前，他设计出一种企业管理中的团队精神培训项目，通过戏剧表演、攀岩、合作游戏、模拟游戏、实验性的活动，促进一个团队的成员之间互相了解，以增进、发展信任感和团队工作的过程，挖掘个人和团队的最大潜力。“当时我顾虑很多，一会儿想到自己从来没学过MBA，一会儿想过自己是个华人移民，有好几次我都要把自己给打败了。”李小平说，“事情往往是这样，经常不是别人说你不能做，而是自己先觉得自己做不下来，自己先把自己打败了。”他在加拿大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，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，移民到加拿大后只能洗碗，回到北京开了个移民公司，后来从事文化产业，公司规模越做越大，雇了二百多人。有一天，这位朋友给李小平打电话，希望李小平回去和他一起干，“他许诺说把公司的一半给我。”李小平说。但当时李小平婉言拒绝了。“后来我妈妈说我好

傻。”这样的机会，李小平遇到过几次，但他最终都没有回国。李小平对于所谓“融入主流”有他自己的看法：“加拿大提出要实现一个多元社会，但现实是这个社会还是一个白人的社会。我们要努力去实现真正的多元文化社会。我们要慢慢地把这个社会变成一个非白人的世界。”谁能熬过那段艰难岁月？在多伦多，每个种族都在以自己的传统、价值，以自己对加拿大未来的理解，塑造着多伦多和加拿大。这里生活着来自世界各地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，他们操一百多种语言，和谐地生活在一起，使多伦多超过纽约，成为世界上最多元文化的城市。多伦多渴望移民为它创造奇迹，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城市。加拿大的制度，加拿大的宽容，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提供了一个平台。移民本来就处于社会的底层。如果把加拿大的华人分成四部分，老华侨，香港移民，台湾移民，最后才是中国大陆新移民。加拿大是一个福利国家，如果不想干活，完全可以领取福利金，成为被国家养起来的懒人。但是，大陆新移民无论条件如何艰苦，很少有领取福利金的。他们在第一第二年找不到专业工作的时候拼命打Labour工养活自己和家人，再困难也不像流落在街头的其他种族的人那样伸手乞讨；他们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上学苦读，愿以十倍的辛劳换取自己或下一代的幸福生活。今年3月1日，rolia上的一个帖子引起了很多移民的关注和讨论，这是一个叫Range的人贴的，题目是《多伦多一年》。我在多伦多的为期三个月的工作开始于2001年冬天。那是一份很轻松的工作，管理文件和图纸，打印一些标签。我不太喜欢，感觉每小时的意义只在于那十个DOLLAR。同事大多是各国移民，基本上都受过高等教育，什么专业都有，现在统统

是WIRINGTECHNICIAN。难怪有人说，加拿大拥有世界上素质最高的劳工队伍。这段时期有一个人给我印象很深刻，是一位叫FRANK的中国同胞。似乎永远穿一件黑衣，不苟言笑。午餐时碰到会坐到一起聊天，只是不甚投机，想想也许是他公司地位较高，所以有距离感，因此愈发疏远。转眼到了5月初，我已经被YORK大学录取，准备一开学就辞掉这份工作。记得是一个周五，午餐时间碰见FRANK，就顺便问他能不能将他太太的旧课本卖给我，因为我知道他太太早我一学期就读于同一专业，他爽快地答应了。周一上班，心里想着不知FRANK带没带课本来，手头事情多，准备一有空就过去找他。正在车间里脚不沾地地走过，一个同事叫住我，说要告诉我一个BADNEWS坏消息)，我注意到已经有许多人围在那里了。我清楚地记着他的原话：DEAR JANE, I HAVE A BAD NEWS FOR YOU. FRANK ' S WIFE KILLED HER - SELF珍，我有个坏消息告诉你，FRANK的太太自杀了)。我愣了一下，似乎没听懂，请他重复。我不知道当时自己的反应，恐怕是吓傻了。我觉得不能呼吸，手也开始发凉。那位同事一直攥着我的手，一叠声地问着：ARE YOU OK ? 我是公司第一个知道此消息的中国人，当我把消息告诉大家时，每个人都同我一样震惊。那是一段灰暗的记忆，FRANK的太太自杀据说是因为不堪承担巨大的学习负担。……我陷入深深的迷茫，何去何从，我日日夜夜思考着这个问题，整个人处于恍惚之中。真的不知道最终是什么力量促使我下了上学的决心。最后一天去公司上班是5月25日，我去每个办公室告别，大家说了许多鼓励的话。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有同事来问：下周一为FRANK的太太开追悼会，去不

去？我立刻同意了，虽然我知道那是我第一天开始上学的日子。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一辈子都记着那个日子：5月28日。那天我平生第一次去参加追悼会，第一天开始YORK的学习，那天也是我丈夫失去工作的日子，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天？只是巧合吗？还是上帝在考验我的承受能力？在殡仪馆，我站在那年轻的没有生命的躯体旁，失声痛哭，心里百感交集，在鲜花如茵的墓园，我们一群人聚集在火葬室旁，目送那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在异国的天空化成烟，化成灰。在那个雨天，当一缕灰色的烟从烟囱冒出，有一些粉尘也轻轻飘落，我记得边上有人用手挥了一下，而我，只是静静伫立，已经麻木。当这一切终于结束，同事将我拉上她的车，说直接送我去学校，我才发现离我的第一堂课只有半个小时了。那位胖胖的女士一边开车在高速路上飞驰，一边腾出手拍拍我的大腿，让我不要想得太多，要自信。她一直将我送到教学楼下，我向她致谢，然后下车，她也从另一边下了车，绕过来，紧紧地拥抱我，祝我好运，并要求我毕业典礼时一定通知她，她要来为我祝贺。我的眼泪又一次喷薄而出。我就这样两眼通红地走进教室，在最角落的位置坐下，一直低低地埋着头，生怕别人看见我的眼睛。晚上神情恍惚地回到家，却发现应该正在上班的丈夫已经做好了晚饭，又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，果然，我的丈夫失业了，就在今天。我很平静，淡淡地说了句：也好，正好在家陪我，我很害怕。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岁月。那门出名的TOUGH计算机课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。有时候看书看到一半，就抑制不住想站起来把书从窗口扔出去。一天晚上，上完三个小时的课坐车回家，换车时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车站，看看表

已过11：30。突然间觉得很伤感，不管不顾地蹲到地上，把头埋在胸前哭起来，心里只有一句话：爸爸，妈妈，我想回家，我真的好想回家。……来到多伦多一年多了，我感觉到自己的变化。我没有买过一件衣服，没买过像样的化妆品，带孩子去肯德基吃饭也是她当君子，我做小人因为君子动口，小人动手。全身惟一的奢侈品是无名指上的哪枚钻戒，是在国内过三十岁生日时丈夫的礼物，记得当时他问我想要什么，我毫不犹豫的选了这枚价值八千人民币的钻戒，只是因为喜欢那句广告词：钻石恒久远，一颗永流传。现在想起来，觉得有些好笑。……年少时认为离家远行是一件很浪漫的事。很喜欢那位走过万水千山的台湾女作家三毛。记得她那首著名的《橄榄树》：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家在远方，为了天空自由飞翔的小鸟，为了梦中的橄榄树，流浪，流浪远方。现在终于明白，橄榄并不总是甜的，在没有成熟时，它是苦涩的。然而，我相信，它终会有变甜的时候……除回流的少数人外，大批新移民们憧憬着他们自己的“甜橄榄”，并选择了坚决地留下来。他们一边在艰苦地谋生，一边感受着加拿大与中国的不同。中国有一位单亲母亲，想带着孩子来登陆，内心非常惶恐，想打听一下加拿大政府和社会对单亲母亲有什么照顾，有新移民非常刻薄地说：“你来了会增加纳税人的负担。”但他立即招来很多网友的围攻。他们说，对单亲母亲的照顾，是加拿大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许多新移民选择加拿大，同时也接受了这个制度，因为这是一个人道的国家，人们有种安全感。谁都 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,留学,移民,澳洲,澳大利亚,加拿大,英国,美国,法国,日本,新西兰 “为什么要融入你的社会？”从安大略湖的中心岛看

市中心，多伦多就像一片从碧蓝的湖水里长出的森林。多伦多，漂浮在湖上。李小平就住在沿湖而建的QWE高速公路旁的一处居民区里。他洗手间的镜子前，贴着一句格言：The biggest limitation is in yourself.这句话来自电影《泰坦尼号克》的导演JamesCameron，他是一名来自尼亚加拉瀑布附近的加拿大人。李小平认为自己不算个新移民。“新移民来加拿大有很强的社会地位反差感。许多人出来之前，都有一定的成就，收入也不差，他们的自信心也提高了。当时我出来时，觉得自己像个乡巴佬，我在中国，从来没有见过有地毯的房间。”1988年他出国时，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。“我刚到加拿大，对西方充满了崇拜。西方人多文明，到多伦多大学化学系报到时，每个走在前面的人，都会拿着门把手等着我。他们的礼节那么周到，这里不仅有物质文明，还有精神文明。我当时特别想融入，也下决心融入这个社会。”于是他对英文戏剧表演开始着迷，他从一个加拿大剧作家关于中国的戏剧演起，他扮“文革”时中国农村里的一个农民。李小平毕业后，进入多伦多市政府从事技术工作，“我的上司是一个韩国人，我还记得他叫PeterHo。他告诉我说，你不应该留下来，你应该回国去”。当时韩国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，发展特别快。这位韩国人说他现在回去来不及了，别人在韩国什么都做好了。他在部门里做了很长时间的主管，很想往上爬，但爬不上去，他上面的全是白人。“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英语口语很重。”李小平说。“我一度产生了点逆反精神，为什么我要融入你的社会，你不承认我，我也不承认你。”后来李小平逐渐认识到，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，尽管英裔的白人占了主导地位，但是拼命地想

融入一个英裔白人社会，可能偏离了真正的主流。如果自己
有本事，自己就是主流的一部分。“我干得好，别人会来接近我，想融入我。自从我开了一个公司以后，这种感觉更加强
烈了。”他的雇员里，曾有获得过加拿大电影全国奖提名的
影员。李小平后来到一家瑞士的大制药公司工作，他还成了公司的重点培养对象，被送去参加著名的卡内基管理培训
(DaleCarnegieCourse)。这是无数留学生和新移民梦寐以求的归宿。但此时他已彻底厌倦了化学，离开了这家公司。两年
前，他设计出一种企业管理中的团队精神培训项目，通过
戏剧表演、攀岩、合作游戏、模拟游戏、实验性的活动，促进一个团队的成员之间互相了解，以增进、发展信任感和团
队工作的过程，挖掘个人和团队的最大潜力。“当时我顾虑
很多，一会儿想到自己从来没学过MBA，一会儿想过自己是
个华人移民，有好几次我都要把自己给打败了。”李小平说
，“事情往往是这样，经常不是别人说你不能做，而是自己
先觉得自己做不下来，自己先把自己打败了。”他在加拿大
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，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，移民到加拿大
后只能洗碗，回到北京开了个移民公司，后来从事文化产业
，公司规模越做越大，雇了二百多人。有一天，这位朋友给
李小平打电话，希望李小平回去和他一起干，“他许诺说把
公司的一半给我。”李小平说。但当时李小平婉言拒绝了。
“后来我妈妈说我好傻。”这样的机会，李小平遇到过几次
，但他最终都没有回国。李小平对于所谓“融入主流”有他
自己的看法：“加拿大提出要实现一个多元社会，但现实是
这个社会还是一个白人的社会。我们要努力去实现真正的多
元文化社会。我们要慢慢地把这个社会变成一个非白人的世

界。”谁能熬过那段艰难岁月？在多伦多，每个种族都在以自己的传统、价值，以自己^对加拿大未来的理解，塑造着多伦多和加拿大。这里生活着来自世界各地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，他们操一百多种语言，和谐地生活在一起，使多伦多超过纽约，成为世界上最多元文化的城市。多伦多渴望移民为它创造奇迹，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城市。加拿大的制度，加拿大的宽容，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提供了一个平台。移民本来就处于社会的底层。如果把加拿大的华人分成四部分，老华侨，香港移民，台湾移民，最后才是中国大陆新移民。加拿大是一个福利国家，如果不想干活，完全可以领取福利金，成为被国家养起来的懒人。但是，大陆新移民无论条件如何艰苦，很少有领取福利金的。他们在第一第二年找不到专业工作的时候拼命打Labour工养活自己和家人，再困难也不像流落在街头的其他种族的人那样伸手乞讨；他们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上学苦读，愿以十倍的辛劳换取自己或下一代的幸福生活。今年3月1日，rolia上的一个帖子引起了很多移民的关注和讨论，这是一个叫Range的人贴的，题目是《多伦多一年》。我在多伦多的为期三个月的工作开始于2001年冬天。那是一份很轻松的工作，管理文件和图纸，打印一些标签。我不太喜欢，感觉每小时的意义只在于那十个DOLLAR。同事大多是各国移民，基本上都受过高等教育，什么专业都有，现在统统是WIRINGTECHNICIAN。难怪有人说，加拿大拥有世界上素质最高的劳工队伍。这段时期有一个人给我印象很深刻，是一位叫FRANK的中国同胞。似乎永远穿一件黑衣，不苟言笑。午餐时碰到会坐到一起聊天，只是不甚投机，想想也许是他^在公司地位较高，所以有距离感，因此愈发

疏远。转眼到了5月初，我已经被YORK大学录取，准备一开学就辞掉这份工作。记得是一个周五，午餐时间碰见FRANK，就顺便问他能不能将他太太的旧课本卖给我，因为我知道他太太早我一学期就读于同一专业，他爽快地答应了。周一上班，心里想着不知FRANK带没带课本来，手头事情多，准备一有空就过去找他。正在车间里脚不沾地地走过，一个同事叫住我，说要告诉我一个BADNEWS坏消息)，我注意到已经有许多人围在那里了。我清楚地记着他的原话：DEAR JANE, I HAVE A BAD NEWS FOR YOU. FRANK ' S WIFE KILLED HER - SELF珍，我有个坏消息告诉你，FRANK的太太自杀了)。我愣了一下，似乎没听懂，请他重复。我不知道当时自己的反应，恐怕是吓傻了。我觉得不能呼吸，手也开始发凉。那位同事一直攥着我的手，一叠声地问着：ARE YOU OK？我是公司第一个知道此消息的中国人，当我把消息告诉大家时，每个人都同我一样震惊。那是一段灰暗的记忆，FRANK的太太自杀据说是因为不堪承担巨大的学习负担。……我陷入深深的迷茫，何去何从，我日日夜夜思考着这个问题，整个人处于恍惚之中。真的不知道最终是什么力量促使我下了上学的决心。最后一天去公司上班是5月25日，我去每个办公室告别，大家说了许多鼓励的话。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有同事来问：下周一为FRANK的太太开追悼会，去不去？我立刻同意了，虽然我知道那是我第一天开始上学的日子。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一辈子都记着那个日子：5月28日。那天我平生第一次去参加追悼会，第一天开始YORK的学习，那天也是我丈夫失去工作的日子，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天？只是巧合吗？还是上帝在考验我的承受能力

？在殡仪馆，我站在那年轻的没有生命的躯体旁，失声痛哭，心里百感交集，在鲜花如茵的墓园，我们一群人聚集在火葬室旁，目送那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在异国的天空化成烟，化成灰。在那个雨天，当一缕灰色的烟从烟囱冒出，有一些粉尘也轻轻飘落，我记得边上有人用手挥了一下，而我，只是静静伫立，已经麻木。当这一切终于结束，同事将我拉上她的车，说直接送我去学校，我才发现离我的第一堂课只有半个小时了。那位胖胖的女士一边开车在高速路上飞驰，一边腾出手拍拍我的大腿，让我不要想得太多，要自信。她一直将我送到教学楼下，我向她致谢，然后下车，她也从另一边下了车，绕过来，紧紧地拥抱我，祝我好运，并要求我毕业典礼时一定通知她，她要来为我祝贺。我的眼泪又一次喷薄而出。我就这样两眼通红地走进教室，在最角落的位置坐下，一直低低地埋着头，生怕别人看见我的眼睛。晚上神情恍惚地回到家，却发现应该正在上班的丈夫已经做好了晚饭，又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，果然，我的丈夫失业了，就在今天。我很平静，淡淡地说了句：也好，正好在家陪我，我很害怕。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岁月。那门出名的TOUGH计算机课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。有时候看书看到一半，就抑制不住想站起来把书从窗口扔出去。一天晚上，上完三个小时的课坐车回家，换车时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车站，看看表已过11：30。突然间觉得很伤感，不管不顾地蹲到地上，把头埋在胸前哭起来，心里只有一句话：爸爸，妈妈，我想回家，我真的好想回家。……来到多伦多一年多了，我感觉到自己的变化。我没有买过一件衣服，没买过像样的化妆品，带孩子去肯德基吃饭也是她当君子，我做小人因为君子动

口，小人动手。全身惟一的奢侈品是无名指上的哪枚钻戒，是在国内过三十岁生日时丈夫的礼物，记得当时他问我想要什么，我毫不犹豫的选了这枚价值八千人民币的钻戒，只是因为喜欢那句广告词：钻石恒久远，一颗永流传。现在想起来，觉得有些好笑。……年少时认为离家远行是一件很浪漫的事。很喜欢那位走过万水千山的台湾女作家三毛。记得她那首著名的《橄榄树》：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家在远方，为了天空自由飞翔的小鸟，为了梦中的橄榄树，流浪，流浪远方。现在终于明白，橄榄并不总是甜的，在没有成熟时，它是苦涩的。然而，我相信，它终会有变甜的时候……除回流的少数人外，大批新移民们憧憬着他们自己的“甜橄榄”，并选择了坚决地留下来。他们一边在艰苦地谋生，一边感受着加拿大与中国的不同。中国有一位单亲母亲，想带着孩子来登陆，内心非常惶恐，想打听一下加拿大政府和社会对单亲母亲有什么照顾，有新移民非常刻薄地说：“你来了会增加纳税人的负担。”但他立即招来很多网友的围攻。他们说，对单亲母亲的照顾，是加拿大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许多新移民选择加拿大，同时也接受了这个制度，因为这是一个人道的国家，人们有种安全感。谁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